

BAOWEI 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好看的小说畅销书 BAOWEI

AIQING

AIQING

BAOWEI AIQING

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好看的小说畅销书

《保卫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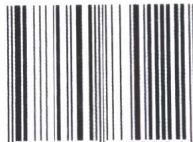
都市婚恋多棱镜
家庭危机指路图
夫妻密码破译术
爱情保鲜咨询所

出版策划 牛志强 责任编辑 牛志强 版式设计 牛志强



Changpian Youmo Xiaoshuo
封面装帧 岳建一 漫画提供 夏大川 丽川 卓达

ISBN 7-5008-3012-2



9 787500 830122 >

ISBN 7-5008-3012-2/1 • 888

定价：19.80 元

BAQWEI AIQING

长篇幽默小说

保卫爱情

栈桥 著

Changpian Youmo Xiaoshuo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卫爱情/栈桥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3

ISBN 7-5008-3012-2

I. 保… II. 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84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10.75

印 数: 0—10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Bao Wei Ai Qing



栈桥，本名高建强，1949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名人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理事，成都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皇城影视中心副主任，《成都故事》副主编。

1979年开始文艺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文君街传奇》；长篇小说《招魂》、《文人无行》、《保卫爱情》；电影《小镇名流》、《疯狂的小镇》，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王保长歪传》、《表妹进城》、《假打外传》、《九品剃头匠》、《花二哥与六朵金花》、《保卫爱情》；一百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太白酒楼》；电视系列剧《居委会龙门阵》等。

作品曾多次获奖：四川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及多种报刊奖项。



丈夫·妻子·情人·中年·第三者·包二奶·离婚·“试离婚”·新婚姻法·读懂男人·雄性动物·出轨原因·男女平等·男女有别·妻子角色·性感时期·别逼男人·女人三大法宝·夫妻交往·夫妻语言密码·婚姻棋局·红玫瑰·黄玫瑰·老公守则·老婆宣言·驭夫之道·反醋兵法·爱和宽容·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我价值·保鲜爱情·保卫爱情



悲伤着你的悲伤

本书关键词语

Bao Wei Ai Qing



丈夫·妻子·情人·中年·第三者·包二奶·离婚·“试离婚”·新婚姻法·读懂男人·雄性动物·出轨原因·男女平等·男女有别·妻子角色·性感时期·别逼男人·女人三大法宝·夫妻交往·夫妻语言密码·婚姻棋局·红玫瑰·黄玫瑰·老公守则·老婆宣言·取夫之道·反醋兵法·爱和宽容·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我价值·保鲜爱情·保卫爱情



幸福着你的幸福



一	生日自杀	001
二	猎狐计划	017
三	受孕设计	036
四	办厂夺夫	054
五	私人侦探	072
六	婚姻棋局	090
七	弄巧成拙	107
八	祸不单行	124
九	初恋情人	141
十	结局无言	159
十一	读懂男人	177
十二	黄红玫瑰	195
十三	起死回生	211
十四	宽容和爱	226
十五	起跑线上	242
十六	爱情保鲜	258
十七	男人回家	275
十八	反醋兵法	291
十九	父母驰援	308
二十	人生多美	322

一 生日自杀

我们悲哀地注意到生活中每天都有人被杀和自杀。我们无法得知被杀者和自杀者面对死神时的心态,除非是愿意接受采访的死刑犯。但我们从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得知,被杀者的最后一声呐喊几乎都是“救命”;而自杀者留给这个世界的临别赠言却五花八门,有的是早已写好的凄婉的“散文”,有的是美丽的诗篇,有的平静得不留下只言片语。最动人的应该数《日出》中妓女陈白露的话:“太阳就要升起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

自杀者面对死神呼喊“救命”的却凤毛麟角。但我们的女主人公谢玉兰自杀时想呼喊的却是“救命”。

谢玉兰自杀于西都花园的别墅内。

西都花园被西都人称作富人区,一汪占地数百亩的水塘周围环绕着一百多栋海市蜃楼般的豪华别墅。这一天是丈夫李强四十岁生日,谢玉兰原准备找家大酒楼为丈夫过生日,但转念一想,丈夫每天不是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在全国飞来飞去地参加订货会、了解市场信息、访问用户,难得回家,于是决定就在家里为丈夫过生日。为此她特意请来了在晚报广告科当副科长的老同学杨春枝和市京剧团演员廖丽,为了凑够打麻将的搭子,又到邻居家请来了黄婆婆。

谢玉兰和黄婆婆是在麻将桌上认识的,这个老富婆一个人居住在近三百个平方的别墅里,儿女均不在身边。黄婆婆一个人闲得无聊,感到寂寞,每天吃过早饭就拿起电话呼唤麻友:“一缺三!一缺三!”黄婆婆曾经





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和老伴黄大爷在香港奋斗了大半辈子，退休后将公司交给了女儿，老两口回国准备欢度晚年。一天早晨，黄婆婆睁开眼睛却不见了丈夫和十八岁的小保姆，只见到留在沙发上的离婚协议书。黄婆婆没有签字，也没人要她签字，因为她找不到要她签字的对象，三年一眨眼就过去了，黄大爷连个电话也不来。黄婆婆隐隐约约地听说，黄大爷和小保姆住在杭州，已生下一个胖嘟嘟的儿子。

谢玉兰和麻友们在别墅里如画的小花园内战斗，女儿曼曼和小保姆黄楠兰在厨房里为生日宴会做着准备工作。谢玉兰今天手气极好，乱打乱和牌，引得廖丽在一旁风言风语：“赌场上得意，小心情场上失意哟！”这时响起了门铃声。接着黄楠兰来叫她，说是有个阿姨找她。谢玉兰对麻友们说：“对不起，你们先打三家，我一会儿就来。”

谢玉兰来到客厅，看见有位身材匀称、大腿修长、身着粉红色连衣裙，散披着微黄直发、面容清纯的年轻姑娘，正双手抱在胸前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墙上李强与谢玉兰的婚纱照。

谢玉兰笑问年轻姑娘：“请问你找谁？”

年轻姑娘主人般打量着谢玉兰，脸上带着一丝傲慢，反问：“这应该是李强的家吧？”

谢玉兰说：“有事吗？”

年轻姑娘径直走向沙发，女主人般坐下，说：“我们谈谈吧。”

谢玉兰感到奇怪：“谈什么？我并不认识你呀？”

客人说：“谈李强。很快你就会认识我的。”

谢玉兰心里立刻出现了不祥的感觉。这些年，无论从亲朋好友口中，还是从影视作品、报纸杂志上，到处听见看见的都是“二奶”打上门的故事，使全中国的“大奶”们都有了警惕性。她不动声色地问：“我丈夫有什么好谈的。”

客人说：“我是她的情人。”

谢玉兰听清楚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客人又重复一遍，一字一顿：“我是他的情人。”

谢玉兰心一紧，倏地站起：“你是谁？”

粉红色连衣裙浅浅一笑：“别问我是谁。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谢玉兰摇晃了一下，赶紧将手放在沙发背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一直以为丈夫是个好好男人，从来没怀疑过丈夫会有婚外情。

粉红色连衣裙却莞尔一笑，移到她身边坐下来，挟着一股香风：“我



第三者

Schatten

希望我们能心平气和地谈谈。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论年纪应该叫你阿姨，论关系又应该叫你姐姐。还是叫阿姨吧。”

谢玉兰努力镇静着自己，她希望这只是个误会，或只是个玩笑，她打量着对方：“你是什么时候成为我丈夫情人的？”

自称情人的姑娘轻松地回答：“半年多了吧。”

谢玉兰在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她离开和丈夫共同白手起家建起的时代服装厂回家当阔太太也只有七个多月，也就是说，眼前这年轻美丽的女人是在她离厂后与丈夫勾搭上的。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攥紧了她的内心，她感到一阵阵剧痛，恨不得跳起来狠狠地扇这无耻的女人一耳光，恨不得抓住这可耻的第三者的长发，迫使她仰起那张嫩得可以掐出水来的粉脸，在上面抓出五条血痕。但谢玉兰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用颤抖的声音问：“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他已经成家了？”

对方却轻松地说：“我当然知道，可我爱他，爱并没有错呀。是我主动跟他上床的，你要恨，就恨我吧。”

谢玉兰说：“你不成了可耻的第三者了吗！”

粉红色连衣裙却笑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开心得仿佛听了一个挺逗人的笑话：“我爱他，他也爱我，所以，是你成了多余的‘第三者’。”

谢玉兰心中的怒火越燃越旺，她真不敢相信，与自己一同走出校门，一同走进工作单位，一同下海从三轮车卖衣服起家，一同走过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丈夫会移情别恋，但现在她不得不相信了。她努力镇静着自己，抑制着扯住这小狐狸精的头发往墙上碰、伸出五指在对方粉嫩得快滴下水来的脸上抓出五条血痕的念头。她强迫自己将念头修正为说服这姑娘离开她的丈夫。她喝了口茶，压住心底的怒火，甚至强迫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我想知道，你真的准备和我丈夫结婚吗？”

对方的回答十分干脆：“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希望你尽快和他离婚，把他交给我。”



谢玉兰问：“如果我不同意呢？”

粉红色连衣裙站了起来，毫无商量余地地说：“你会同意的。你三十多岁了把？我拖到你这个年纪，你已经满头白发了。”

谢玉兰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站起来，指着大门，怒不可遏地叫道：“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那姑娘却挺有礼貌地道了声再见，袅袅婷婷地往外走去，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去：“请注意使用文明礼貌用语。”说罢夸张地将头一甩，昂首挺胸地离去，高跟鞋奔放地敲击着紫红色的地砖。

谢玉兰的头一阵眩晕，摇晃几下跌坐在沙发上。心口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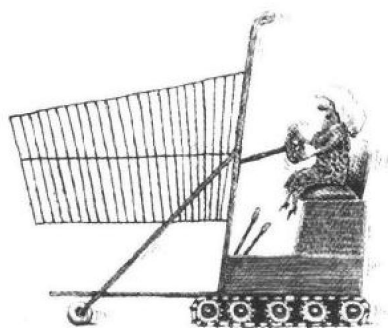
而此时，小花园内，沐浴着秋天已经变凉的阳光，麻友们拒绝了女主人打三家的建议，正听原西市京剧团著名演员、现告病在家从事专业抽奖的廖丽绘声绘色地讲述她的职业抽奖生涯，那些故事笑得杨春枝、黄婆婆前俯后仰，按着肚子直叫痛，笑过之后却还要催廖丽继续讲下去。

廖丽便继续讲道：“……第二次我按广告买了一罐饮料，一揭盖，居然中了五千元大奖。”杨春枝、黄婆婆便“哇！”了一声。廖丽说：“我乐滋滋地把盖子寄到了厂家，两个月后，收到了一张印满‘喜’字的加急电报，上面写着：请速到公司总部领奖。地址是用英文写的：NEW YORK USA。另有一行小字倒是中文：务必本人前来，一个月内有效。路费自理。”黄婆婆问：“路费要多少？”廖丽答：“两万元左右。”杨春枝立刻怒形于色：“这不是骗人吗？”廖丽说：“我就是在你们《西都晚报》上看到的广告。”杨春枝说：“我们报纸不是骗人吗？”想想觉得不对，作为西都晚报广告科副科长，自然不愿意承认充当了骗人的角色，又补充一句：“我们报纸不也被人骗了吗？”黄婆婆在法制社会生活多年，法制观念便显得略高一筹，问：“你怎么不找消协告他们去？”廖丽叹了口气：“消协拿他们也没办法。人家从来没说过在国内领奖。当然也没说过要到国外领奖。”于是杨春枝、黄婆婆只好叹气，叹完气又催着廖丽继续讲。

廖丽继续讲：“第三次我买了一盒化妆品，一打开，掉出一张五千元中奖券。这次是国内企业。”杨春枝、黄婆婆又“哇！”了一声。廖丽说：“我打电话去问在哪儿兑奖，对方说：你搞错没有，你中奖的那家企业早就注销了。我说：这盒化妆品难道不是你们生产的？对方说：是倒是的，不过我们每年换一个法人代表和厂名。你买的是去年的产品，现在不算数了。”杨春枝、黄婆婆便摇头。

廖丽接着讲：“第四次我买饼干又中了五千元大奖。”讲到这里发现二人没“哇”，感到奇怪，问：“你们怎么不‘哇’了？”杨春枝、黄婆婆异口同声：“又是骗人的。”廖丽说：“这次他们不骗人，而是怕人骗。”杨春枝问：“怎么回事？”廖丽说：“我又打电话去。对方说：是的，这是我们公司庄严的承诺。但是，我们最近发现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中奖券，能否待我们回收了全部的奖券，验明正身后，再发给你奖金。我问：大概要等多久？对方回答：不会太久吧，只要十年左右就够了。”杨春枝、黄婆婆便放声大笑起来。

廖丽可一点儿也不笑：“昨天我按广告去买化妆品，里面又有一张五千元奖券，我仔细一看，这一次厂家可千真万确是要兑现的。奖券上写着：当你购买奔驰轿车的时候，凭此券可优惠五千元。”三人同时放声大笑。笑毕又同时想起谢玉兰怎



购物习惯



贝斯利科

么还不过来，便七嘴八舌地喊：“玉兰，你怎么了？”“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

谢玉兰听见了喊声。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之后，她冷静了一些。那姑娘神经是否受过刺激？那姑娘其实根本不认识李强，李强在生意场上不知得罪了什么人，那姑娘被人当做枪使？那姑娘追过李强，被拒绝后咽不下这口气，上门挑拨离间……总之，这样一想之后，谢玉兰心里便好受了许多。她决定不露声色，给丈夫过完生日，晚上再细细问来，在同学面前更不能露出一丝蛛丝马迹，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谢玉兰强打精神，装做一点儿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下楼来到小花园，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眼尖的廖丽却发现了她异样的表情，惊问：“玉兰，你生病了？”谢玉兰说：“没有啊。”杨春枝便迫不及待地喊：“打牌！打牌！”按理说情场上失意，赌场上就应该得意才是，但谢玉兰却反其道而行之，手气变得一塌糊涂，接二连三地点炮，还包了两个“花猪”。“包花猪”是西都人的最新玩法，筒、条、万三种牌必须打缺一种，



查叫时如果三种牌都有,就叫“花猪”,得向三家先各包一个满贯,然后再按三家牌的大小付一次钱。以胖和粗心大意而闻名于报社的杨春枝奇怪地问:“玉兰,你好像有心事?”廖丽几次缩回翘着兰花指的手说:“玉兰,如果不想玩就不玩了。”谢玉兰浅浅一笑,头也不抬地说:“没事,玩吧。”

李强终于回来了。

时代服装厂厂长李强知道今天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也知道今天妻子准备在家里给他过生日,原本准备早点回家,但香港俏佳人时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欧阳港生前来辞行,时间就被耽误了。

欧阳港生既是李强和谢玉兰的大学同学,又是时代服装厂产品在海外的总承销商。他这次来西都是专为那五万件休闲服下单来的,他一再叮咛李强:“现在国际上服装业竞争十分厉害,稍一疏忽,就会酿成大错。这五万件休闲服是发往西欧市场的,无论质量、包装和交货时间都不能打一点折扣。”李强一再要欧阳港生放心。欧阳港生起身去机场。李强笑问:“你总是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叫我怎么向你的老同学交待呀。”欧阳港生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问玉兰好,下次一定登门拜望。”

送走欧阳港生,李强才发现女秘书彭小娟不知去向。他急得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想不等她直接回家,又怕小情人伤心,一个有着大学文凭论年纪可以做自己女儿的如花似玉的少女与自己秘密同居了半年之久,心里对她充满了怜爱和歉意;想等她回来再走,又怕妻子和女儿久等。老会计进来请示工作,李强问:“见到彭秘书没有?”在工厂里,李强从来掩饰着和女秘书的恋情,公开场合必称彭秘书,也让彭小娟叫他老板,尽管他们的事情全厂中层以上干部都心知肚明。老会计说:“彭秘书出去办点事,她要我转告你,务必等她回来。”

李强只好坐回转椅上,拿起当天的报纸看。翻开报纸,《新婚姻法草案》几个醒目的大红字出现在眼前。李强微微皱了皱眉头,他没看过新婚姻法全文,但从电视新闻报道上、从报纸上发表的小文章中,知道法律已对“包二奶”说不。他有些担心和彭小娟的事情会弄得自己身败名裂。

一辆出租车在厂门口停下。彭小娟下了车,兴冲冲地进了厂门,进了办公室,青春的脸上堆满了甜蜜的微笑,亲亲热热地喊了声:“老公!”

李强收起报纸,装进公文包,阴着脸说:“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在厂里不能这样叫。”彭小娟撒娇地噘起红唇:“都下班了,连鬼都没有一个。”李强说:“没有人也不能这样叫。”彭小娟今天表现得特别的顺从:“是,老

板。”李强问：“你到哪里去了？”彭小娟说：“办点私事。老板，你不是要回家庆贺你的四十大寿吗，去吧！”

李强见她如此通情达理，心里不快也就消失了，甚至对这小美人产生了一丝歉意。昨晚，为回家过生日，小娟与他赌了一整夜的气，好不容易才达成他下午在家里过生日，晚上到彭小娟住宅再过一次的协议。他安抚地摸摸小娟的头发，说：“希望你能理解。”彭小娟娇嗔地说：“理解。用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哄死的比气死的好。”李强说：“理解万岁。我先送你回家。”彭小娟说：“拉倒吧。都什么时候了。我打的回去。你走吧。”李强说：“小娟，你真懂事！”说着夹着公文包就往门外走。

彭小娟说：“等等。”李强停下来，彭小娟绕到他面前，仰起脸：“吻我一下。”李强犹豫了一瞬，拉上窗帘，关上办公室门。彭小娟不满道：“就跟做贼似的……”李强来到彭小娟面前，捧住她的脸轻轻吻了一下。彭小娟扭扭腰肢：“应付我呀？热烈点。”李强再吻她一下。彭小娟突然抱住李强，拼命地吻。边吻边狂乱地喊“我爱你！我爱你……”李强好不容易才挣脱身子，他觉得小娟今天有点反常。他没发现，小情人趁他不注意已在他雪白的衬衣领上留下了一个舒展开来线条十分优美的唇印。

李强开着豪华轿车回到别墅，将轿车开进车库，满面春风地来到别墅门外按门铃。门开了，曼曼站在门内。曼曼说：“爸爸，你总算回来了。”李强笑问：“等急了是不是？爸爸忙得很呀。妈妈呢？”曼曼说：“妈妈还在花园里打麻将。”李强笑了笑，对妻子整天沉湎于麻将他曾十分反感，与她发生过不知多少次冲突。但现在，他希望她打麻将，只有妻子坐在麻将桌边，他才有时间陪伴在小美人身边。李强进门边换拖鞋边问：“又是杨阿姨、廖阿姨、黄婆婆？”曼曼说：“完全正确。”李强说：“去请他们吃晚饭。”曼曼来到小花园，说：“妈妈，爸爸回来了，请你们去吃饭。”杨春枝推倒已砌好的牌，由于反败为胜，她心情极好，动作便有些夸张：“啊，终于盼到了这一幸福的时刻！”黄婆婆站起来：“我也该回去了。”

廖丽是小输家，想饭后接着搓，忙盛情邀请：“黄阿姨，一块儿吃吧。”黄婆婆想到回家还得自己煮饭，够麻烦的，也不客气：“好，反正一个人，也和你们一起热闹热闹。”谢玉兰和麻友们一进饭厅，李强立刻发现妻子神态的异常，关切地问：“玉兰，你生病了？”谢玉兰浅浅一笑，没有回答。待客人们坐下后，早已迫不及待的曼曼便宣布：“爸爸的生日宴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议程：唱生日歌。”曼曼起音：“祝你生日快乐……预备——起。”于是，大家便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数曼曼的





童声和廖丽的京剧唱腔最为突出。惟有谢玉兰没唱，她的嘴唇动了动，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来，她心里很清楚，丈夫的生日快乐不了。

李强挺绅士地站起来，微微弯腰：“谢谢！”曼曼又宣布：“第二个议程：举杯祝福爸爸健康长寿。”所有人都举杯起立，惟独谢玉兰没站起来。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应该站起来，应该若无其事地把这场戏唱完，但她实在做不到。曼曼不高兴了，用略带责备的口吻喊了声：“妈妈……”

谢玉兰用手支撑着餐桌强迫自己站起来，手抖索着拿起酒杯，酒杯却失手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脆响。这声脆响换来了瞬间的死寂，所有人都发觉了女主人的反常。杨春枝赶忙打破这令人难堪的局面，打着哈哈说：“倒酒有喜。黄棉兰，换个酒杯来。”谢玉兰却再也掩饰不下去了：“对不起，我头晕，想躺一躺。你们慢慢吃。”说完谢玉兰离开饭厅，上了旋转楼梯，扶着护手步履蹒跚地向楼上走去。”李强忙说：“小杨、小廖，你们都是玉兰的老同学，好朋友，黄婆婆也是老邻居，我也用不着客气了。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去看看玉兰。等会儿再来陪你们。”

李强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梯，见谢玉兰躺在床上抹着眼泪。李强在床边坐下，伸手去摸妻子的额头：“玉兰，你怎么了？”

谢玉兰却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声：“别碰我！”李强吓得触电般缩回手去，下意识地问：“为什么？”

“你太脏了……”谢玉兰有气无力地回答，仿佛刚才那声怒吼耗尽了她的所有力气。

李强已经意识到妻子在借故发泄，但他乐观地估计只不过是回家迟了的缘故。由于他在外面包“二奶”，内心原本对妻子充满了歉疚，所以不想与她发生矛盾，只顺着她的话说下去：“是啊，你看忙得一身臭汗……吃过饭我去洗个澡。真累死了，晚上还得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务活动。”

谢玉兰冷冷地问：“灵魂也能洗干净吗？”

李强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现在确实不明白妻子的意思。

“告诉我，她是谁？”谢玉兰很快让他明白了她的意思。

李强的心往下一沉，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谁？”李强强作镇静。

“你包的‘二奶’！”

“你开什么玩笑？这样的玩笑会影响夫妻感情的。”李强显得很生气。

谢玉兰哽咽起来：“李强，结婚十二年了，我真没看出来你还挺会演戏……”